



新政庫試準繩目錄

唐 上卷

顏子不貳過論

夷惠清和論

片言折獄論

宋

為君難論上

致知在格物論

君使臣以禮論

孔子從先進論

顏子所好何學論

中庸論二

中庸論四

論語斷篇論

盡性論上

九合諸侯論

舜為法於天下論

孟子論

韓愈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司馬光

蘇軾

蘇軾

程頤

范祖禹

范祖禹

黃庭堅

張耒

羅泌

羅泌

唐仲友

天壽論

自誠明論

為君難論下

三子知聖人汗論

觀過斯知仁論

愚勇論

中庸論一

中庸論三

中庸論五

孟子斷篇論

盡性論下

舜帝無為論

鄉黨論

泰伯可謂至德論

唐 上卷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蘇軾

蘇軾

程頤

范祖禹

范祖禹

黃庭堅

張耒

羅泌

羅泌

張九成

史克

刑政德禮論

元

性論

教論

氣論

明

四子論

慎獨論

忠恕達道不遠論

乞鯨論

六言六蔽論

國朝 下卷

中庸論

致知在格物論

繪事後素論

旅賁之厚以居論

孟子游梁論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

句踐寧吳論

陳善

郝經

郝經

郝經

王律

黃佐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張爾岐

魏喬介

尤侗

尤侗

鄭與僑

周象明

周象明

道論

異端論

命論

格物論

求仁論

王天下有三重論

華伯至德論

貴善朋友之道論

為人臣止於敬論

不貳過論

子擊磨於衡論

或問柿之說論

齊桓公正而不驕論

權論

郝經

郝經

郝經

黃佐

黃佐

歸有光

歸有光

張應祥

尤侗

尤侗

尤侗

周象明

周象明

沈嘉

貴善論

衛公子荆善居室論

求仁而得仁論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論

百里奚不豫論

二孟總論

儉論

孔子諸討陳恆論

孔子正名論

為君難為臣不易論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

大學論上

夫子為衛君論

衛君殺公子伋穽而逃論

好善論

論語論仁論

曾氏一貫論

曾氏一貫論

君子慎獨論

馮班

陸隴其

蔣伊

蔣伊

蔣伊

王吉相

鄭梁

顧棟高

全祖望

陳兆崙

邵齊熊

錢大昕

吳成佐

吳成佐

陳鵠

阮元

洪頤煊

湯錫蕃

曾國藩

泰伯三讓論

清和論

魯人為長府論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論

中庸總論

象未必欲必殺舜論

為君難為臣不易論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水旱變置社稷論

養心莫善於寡欲論

孟子道性善論

大學論下

生亦我所欲論

法先王論

連可從政論

孟子論仁論

顏氏復禮論

征商論

弗擾佛肸非畔論

陸隴其

韓荻

蔣伊

蔣伊

王吉相

王宏撰

陶貞一

顧棟高

全祖望

李果

邵齊熊

錢大昕

吳成佐

陳鵠

胡興仁

阮元

洪震煊

俞正燮

吳嘉賓

有子請行微論

李元度

公山弗擾召孔子論

李元度

鄉原論

關名

右四書論百篇伊於授讀之暇留心蒐輯並同學鈔示會萃成編定為家塾課本初學作文須從作論入手作論尤須從四書入手蓋四書為學之根本二孟實論之權輿苟由是而進焉通經弘諸史博覽乎百氏之書庶幾上追韓柳而下配曾李也是編所錄古今名作皆可誦可法足為學古者揣摩之助用付剞劂以公全好云爾光緒戊戌七月虞山後學王伊識

新政應試準繩

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眾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而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形影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能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曰顏子其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效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如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數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而加於人言發乎過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而實謂之其殆庶幾乎蓋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

天爵論

柳宗元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俾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運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怠辱辱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與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眊眊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剛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剛恆又為天之道奉斯二者人倫之要蓋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

與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不夏也暴明離之用運恆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
宣無隱之明著不怠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掩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取捨
無遺而滯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察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不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備六合
揚之而當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彼之於庸夫
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恆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政以事之明之謂也為之不服志之謂也道
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常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予所謂天爵之者若爾府
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義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夷惠清和論

白圭商說

論曰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人不使乃至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清柳下惠降其志降
其志不羞污君不辭小官乃至三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之和若校之聖人之道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
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是天下之是非天下之非出聖人之域不凝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若龍動
之謂聖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以一行稱安宜立惡人之朝聽而不羞恥武王之棄餓而至倪故曰仁之
所行皆一方之士也若即而詳處在於清和互有短長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路臣子之所舉行
信道之為執之如山誠惡之心也夫如龍虎所激有心必動此其所長也至於傳之以變易之隨時聖人之德
濟物之義豈止奉暇亦將有妨焉若柳下惠已以求利物深資以事無遺此其所長也至於傳之以變易之隨時聖人之德
河濟不雜此其所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即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棄微物之迹近寬身之仁又君子所不
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為功雖均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和且眾人之所
難為者也之和之迹疑於往而敵於今使夫偷面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眾人之所易為者也顏回曰將何人
孟子曰謂其身不能是賊其身夫然則士之率性歸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準的中庸為準尚力苟不足當中

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通不可準則若儲連而辨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顧附清者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達誠以故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本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
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其賴于將聖得誠自明者也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寥寥
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高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之待
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
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
父母而親兄弟遊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富於事行於國可以輯羣臣而子黎民立於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
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誠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而罔害彌天地而必答宜正君臣卿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
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學而知
之者次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與自性而誠
異必而同流聖知之者知之聖之者知之

片言折獄論

歐陽詹

夫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與夫子之言蓋有激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夫
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十有八九焉逆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獄折而有刑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
而不可變不其重與古之帝王將刑一人終三槐歷九棘訊羣臣訊羣吏訊萬人億兆絕議然後治法徇於朝於
市於野昭然於四方素之所不易也君莫聖於堯而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於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
哲於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敏於成康於時皆濟濟皇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斷斷慎刑之道如法不
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訟獄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若是則君子時或妄訟

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辭偏辭雖君子不足以信則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以神鬼占醫以筋脈體無恆之人筋脈且不足以自體而況語言乎鬼神不足以占而況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拔按之益焉大則性命必有缺續之寬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老聃而崇周公此六人無一以奸輕傷於人者夫子豈好輕傷哉脫夫子實謂片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殺邦與夫子之言非苟然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必然之理也

為君難論上

歐陽修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眾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遠眾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眾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編舉請試舉其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眾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風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皆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謹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少子說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暉者暉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迨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惠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吳丹恃其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從
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穀曰我適見薛文
遇為之內顧欲自袖刀刺之莊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領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指臂誠專信一
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其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
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子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
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今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
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使則彼二君者其專
任而信之以失眾心而致國怨乎

茅鹿門曰此歐陽公之論最痛切然其行文不如三蘇嫺嫺餘須參互之為入神解

為君難論下

歐陽修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
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難聽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
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輕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者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
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嘗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也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
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歟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
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阮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
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破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
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
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

皇大漸自駕如頻陽謝有周強起之書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年與六十萬而桂遂以滅荆夫知聽其言者不可用然猶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霸是也且曉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者不可用則之宜其執事聽其言者不可用捨之宜其執事也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遠廢頗政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如括虛言易與也國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頗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頗相如等亦知之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其度門曰以上二篇並引傳記原文以為議論而於中略點綴數言自是一體 若史述之傳伯夷卻又通篇以議論為本事正與此互相發明

鼓如左格論

司馬光

人之清莫不好善而惡惡惡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誘之也聖賢亦知兩端之為聖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淵之為賢也而所以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執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騷於饒與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尊之可愧也而忍辱之過於刑禍故也沉於學者宜不知仁義之美廉恥之尚哉乎行之較猶錄之利誘於前則起之如決水豈能安展禽之臨梁顏子之負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忠乎如此則何謂仁義之恩廉恥之頑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雖有者不覺路之遠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就下矣泥沙汨之則流而不見其影然誠明矣舉世之則咫尺不辨人

居無定所貴之謂其智貴之謂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為不居已之道誠善也其也雖始之以聚者如梁肉臨之以
以積錢如陶器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真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
二如謂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通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
体仁以為宅道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與大學曰致知在格
物格猶行也聖人能行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物來或者猶承重古人之志乎

三子如聖人論

蘇洵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汗吾為之說曰汗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知不足以及聖人高深
幽遠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則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其之能
達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曾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太矣而未知所冰火也宜乎謂其
知聖人汗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夫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能乎
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雖墨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之罪也太山之高百里而卻走而不見者
長嶺見而不見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見其上者矣而太山之始有變也者高而已耳有太而已耳見之不達
不見不求見之不求不達不求至而三子者知其趾也橫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者得於夫子矣宰我子
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者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橫淵得之以為類網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
為牢執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下猶太山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
尊焉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天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履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
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履為夫子不說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則亦不使乎其
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幾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君臣臣以禮論

蘇軾

若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矣而得其人亦不過優於才而溺於德者也若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恥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禮於禮禮以欽為主安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其若禮也禮以文為節宜若近於儻然而得情者其若禮也定命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為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逃矣以刑罰而用之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戒則無辜故其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慈慢而侮人號足其臨渴掘井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終身高帝晚節不用叔孫追陸賈其端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初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原和不立故也武帝弱嗣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僕之姿而賄賂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人可以太息矣

茅鹿門曰論亦正大

觀過斯知仁論

蘇軾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貴觀過斯知仁矣自也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旨也禮曰與人同功其人未可知也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讀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淳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為見其作而不見其輟無過斯知伯夷可也然古有名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安要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孫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課之以敵以觀其勇故晉文公以堂穀得趙盾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糲袍何異陳仲子之蠅李與賴淵之草絲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放虎遺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羊鹿門曰論終不出蘇武法門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擅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橐廬之中其所言者國欲合諸侯懷成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多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其其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眩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視執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進之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亦不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安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審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

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違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取而道全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茅鹿門曰時論中妙乎其體格與今無相遠

勇忠論

王安石

世之論者曰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嘗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嘗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暴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山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耳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庸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庸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而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率路之為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義無所取材夫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為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忠忠者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忠無死傷忠忠者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已矣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主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善曰仁義禮智信形於中而動於中其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出而益其性聖人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肆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焉信道焉則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處語費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其好之篤學之志道也視雖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聖人則不思而得中從容中道顏子則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平則不日而充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然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是也故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精乎曰原孟子曰充實性之也達武反之也達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人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已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

皆善其言辭有至於道者則今之道與顏子所好異也

中庸篇一

范祖禹

聖人之道必始於小而後至於大必始於微而後至於顯其始也入乎毫末而不足以為一真至也感乎天地而不足以為大此道之所以難言也中庸者聖人言性之書也出於孔子而傳於子思其言也簡微其為道也闊

深嘗試言之記曰君子不悅乎其所不親惡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道盡於此而已乎是不然君子於其不親不聞之間出處語默無愧乎吾心然後於其可睹可聞之間動靜周旋無愧乎天下故君子之道必始於慎其獨也人之不睹也如其欲睹之也人之不聞也如其欲聞之也此非有所難雖匹夫匹婦而可知也始於修身而終於治人至於治天下國家可以言萬物而配天地則雖聖人有所不知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可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幾乎天地此所謂始於小而後至於大始於微而後至於顯也天下之所善易莫若求人之所能者也其所善雖莫若聖人之所不能者也以衆人之所能而教人易使易之而可勉也以聖人之所不能而教人是使難之而不為也聖人既曰難行之又曰易行之既曰易知之又曰難知之易者所以喻於人難者所以喻於己蓋誘於人者不可以不易貴於己者不可以不難也始於易終於難而不可以過乎中是故謂之中庸開之以易使天下可得而入也嚴之以難使天下不得而離也制之以中使天下不得而過也夫中庸有衆人之所易行者焉有聖人之所難行者焉有聖人與衆人之所同行者焉子曰人皆曰予知強顏而誦諸書我陷溺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言中庸之易而人不守也天下國家可增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之難而人鮮能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中庸之不可過中也口之於味也酸醎甘苦有偏好其一者是不知味之人焉唯其五味均而得其節然後適於口而和於心君子之於道也亦然不可以過亦不可以不及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此中庸之大略也

中庸論二

范祖禹

中庸者言性之書也既舉其略矣而未及乎性也夫誠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賢人之性也聖人性而知之者故其性自內而出有內而出者得之天而不待乎人賢人學而知之者也故其性自外而入自外而入者得之人而